

张兴让印象记

武盾

我原来总认为张兴让的面孔应该是单调和刻板的，就象绅士和学者一样。否则的话，是很难把他与“满负荷工作法”揉合在一起的。今年五月，我有幸访问了张兴让，通过一番交谈，才意识到，初期的那种印象竟是如此荒唐。他不仅没有一点架子，没有一点名人的味道，平易近人，和蔼可亲，而且言谈举止幽默诙谐，就象你身边的一位爱说爱笑的老熟人一样。谈起他的满负荷工作法，他说：“人员工作量安排满负荷”是“满负荷工作法”九大内容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，它也是所有企业在推行“满负荷工作法”时所遇到的最大难题之一。车间还好说，科室和服务部门就比较棘手，因为它要求搞一手多能，一人多职，把非生产人员压缩到最低限度。

张兴让和西安的企业家座谈时谈了一些自己的具体作法，我们厂凡是需要裁减的人员，经过厂委会研究确定

后，由我签字公布，在公布之前，我对手下的中层干部讲，“要是裁减下来的人质问你们的话，你们就说，我实在不想让你下去，是张兴让那小子不是东西的非得让你下去。”我是一个厂长，得罪几个人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不和他们直接打交道，并且有一定的权威性。但是中层干部就不同了，他们要和这些人直接打交道，要是关系弄僵了，以后就不好开展工作。所以说，作为一个厂长，特别是在我国目前企业管理的档次水平较低的情况下，要敢于承担责任，不要怕打击报复，否则的话，我们的步子就一步都迈不开。

张兴让如今已是知名度很高的人了，尤其是在中国的企业界，因此他平日的繁忙程度是可想而知了。当被问及家庭生活时，他面带一丝愧色感慨道：老伴跟我20多年，受了不少苦，到了现在，反而我更帮不上一点忙了，孩子、家务全他一个人担着。因此我只要有空，

尽可能回家和老伴在一起团聚团聚。

也许是对这位贤内助的好奇与尊敬，因此就在我们离开石家庄的前两天晚上，我和其他三位同事拿着张兴让留的地址，来到了他们家。开门的正是张兴让的老伴，她招呼我们坐定后，一边倒水，一边就回答着我们的好奇，我们是1961年结的婚，那是他还是个“脱帽右派”，当时舆论大极了。什么“她真像，论条有条，论模样有模样，怎么偏要找个右派？”“还是个共产党员，真不知图个啥？”图个啥呢？因为我看准了他不是个坏人。所以图的就是他那股说实话办实事的劲头和老干劲。就这样，我们风风雨雨地走过了20多年。两个孩子现在都已经工作了。

“听张厂长讲，你们有时几天都见不上一面？”“可不是，前来看他的人，我从来都无法告诉人家他应该什么时候回来。我在无线电九厂上的是三班倒。有时我该上夜班了，他还没回来；早晨我回来的时候，他却已经上班走了。没办法，我们俩常常是靠靠纸条来相互安慰和交待事情。”说到这里，她又给我们的杯子里添了一些水。“有时我也常生他的气。记得有一次我病得很重（高血压），他却一直没能回来。他们厂的同志们

在青藏高原上驱车旅行。实在是件写意的事。草原大得看不到边，一棵树不长，眼界宽极了，有时是铺柏油的公路，有时是铺青草野花的土路，不管什么路，都一样的直，一样的没有尽头。尽管计时的指针已指到了140公里/小时的刻度上，而窗外的景物依然挂在窗玻璃上似的，迟迟的滞留

着不肯闪退，车内就有了一种信马由缰的轻松与安全，只是偶尔迎面一辆对开的车擦身而过时，一刹那的电掣风驰，才猛可的叫人魂动魄惊，心也就突突地跳个不住了。一路上，青海文友说着草原上的种种传闻和风情。看见了顶顶帐篷，一顶白，一顶花，青海文友就从帐篷的主人说到帐篷的生活，说到那些招待客人的精巧的银碗和银碗里风味别具的酥油茶。而银碗却是用干牛粪擦洗净的。“呵，是传闻还是真的？”大伙都吓了一跳，北京的那位女伴更是瞪圆了一双凤眼，竖直了两道柳

眉。看见了一群羊，没有人，羊群旁站着虎视眈眈的狗。狗很大，很凶，像只狼。青海文友就又说到草原上的狗，狗和牧人的相依相存，牧人和狗崇尚的勇敢精神。远远的有生人来了，狗就猛地扑上去，咬；而主人只站在帐篷前边看，看那人和狗的搏斗。迎着打，打断了狗的前腿，就被主人欢天喜地的迎进帐篷去，视为座上宾。追着打，打断了狗的后腿，主人便“喀”的从靴筒里拔出刀来，视为仇。一行人，本来兴兴地要进帐篷作客的念头，顿时打消了。“我们哪是狗的对手呢。”但却是不甘心，追着问，是传闻还是真的？”就楞楞地独自想，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。一簇子高的，哪来的风吹草低呢？也许这是草原上最早的传闻了。

汽车嘎然停住了，停在了一个乡镇上没有街道，也没有市声，一排干打垒在公路这边，一排干打垒在公路那边，静静地守着草原上的一片孤独。仔细看时，才见了窄窄的门，小小的窗，

考试接连不断，但就数这次的“透明度”高。考题极少，而试题全在其中。

笔者窃喜，尽管没怎样学习，而拿“合格证”看来是没有问题的了。几年来，挣下的各种“合格证”七八个，大的、小的、红的、蓝的，逗人喜爱，也令人感到后怕。

表兄也有一个“合格证”，而且是堂堂正正的“驾驶员合格证”，那可是花了一千六百元钱“换”来的。表兄尽管在参加“驾驶员培训班”时学习成绩甚差，尽管表兄开车开得摇摇晃晃，令人担惊害怕，但“合格证”还是醒目、耀眼的。可惜的是表兄的“命运”太蹇，身揣“合格证”开车不满一月便翻车出事，损失了两万多元不说，今后走路还得依靠拐杖，好不令人懊悔万分。

表妹小萍也有一个“合格证”，而且是“健康合格证”。蓝底白字，配有一幅端庄秀丽的一寸彩照，煞是好看，只是脸上那淡淡的红晕，让人感到多愁多病。表妹在食品厂当技术员多年，咳嗽吐也近一年了。岳母私下告诉我：“小萍

患有浸润性肺结核”。但吉人自有天相，要妹单位上的领导照样帮她领到了“健康合格证”。但好景不长，不知是那“丧天良”的告发了此事，工厂停产整顿，职工停发奖金。要妹人前人后抬不起头，病情加重，好不令人心酸。我寻找“合格证”的权威性和严肃性，谁知碰到的不少却是走了味的既酸又涩。我的表兄、表妹，不是既有着一个害人害己的后果么？”

报笔之际，我又情不自禁地拿出大小不一、颜色各异的“合格证”细细把玩，眼前又浮现出表兄那一拐一瘸的身影和表妹那凄楚苍白的脸庞。我的心颤抖了。我打开了每一个“合格证”，认真地回忆每一次考试，自我审定那一个真正合格的，那一个是不合格的。并暗自决定，明天的那个“合格证”就不去拿了，等自己认真学习真正弄通后再去争取。

谭贤邦

“合格证”说

伟哉“秦直道”

杨巨盛

秦始皇为巩固一统天下，曾进行了两项巨大的国防工程，一为修筑长城，一为修建“直道”。据《史记》载，公元前二一二年，“除道，道九原抵云阳，蜚山堙谷，直通之。”直道的修筑，工程浩大。秦始皇派遣其大将蒙恬，率军卒三十万，历时两年多修筑而成，“蜚山堙谷，千八百里。”

“直道”的走向，一直是史学界争论的命题。我们通过实地考察，根据大量的史迹遗存和出土文物，弄清了“直道”的起终点和线路走向。它起于秦林光宫（即汉甘泉宫，在今陕西淳化县北梁武帝村）在黄陵县沮源关以南，经由陕甘两省交界处的子午岭主脉正脊行进，沮源关以北，行经子午岭支脉的富县、甘泉、志丹。再折由安塞、子长行进，到榆林县北，入内蒙古自治区的鄂尔多斯草原，到达终点包头市西的秦九原郡。

“秦直道”修建的特点是，开创了沿山脊筑路的先例。逢山开山，遇沟填沟，且路基均经夯实，故两千多年来，其路面没有生长一棵树木，仅有小草丛生其间，可见其筑路技术之高超。“直道”宽约35—50米，有的地段宽至百米之多，实为举世罕见，较之当今的高速公路还要宽。

“秦直道”不仅是我国历史上道路建设的伟大创举，而且对当今的旅游也提供了宝贵的资源。建议通过有关部门的开发，使其成为新的旅游点，为我省经济振兴开拓新路。

草原上的传闻

匡燮

看见了一群羊，没有人，羊群旁站着虎视眈眈的狗。狗很大，很凶，像只狼。青海文友就又说到草原上的狗，狗和牧人的相依相存，牧人和狗崇尚的勇敢精神。远远的有生人来了，狗就猛地扑上去，咬；而主人只站在帐篷前边看，看那人和狗的搏斗。迎着打，打断了狗的前腿，就被主人欢天喜地的迎进帐篷去，视为座上宾。追着打，打断了狗的后腿，主人便“喀”的从靴筒里拔出刀来，视为仇。一行人，本来兴兴地要进帐篷作客的念头，顿时打消了。“我们哪是狗的对手呢。”但却是不甘心，追着问，是传闻还是真的？”就楞楞地独自想，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。一簇子高的，哪来的风吹草低呢？也许这是草原上最早的传闻了。

汽车嘎然停住了，停在了一个乡镇上没有街道，也没有市声，一排干打垒在公路这边，一排干打垒在公路那边，静静地守着草原上的一片孤独。仔细看时，才见了窄窄的门，小小的窗，

门窗里的柜台和房顶上升起的直直的青蓝色的烟。乳白的旅游“小面包”停住了，草绿的军用卡车停住了，乡镇顿时就热闹起来，但最热闹的还在门上斜挑出个蓝色望子的小面馆里。戴白色小白帽的回族老大爷，银色的山羊胡，黑红的长方脸，在望子下慈眉善眼地迎客人。门窄，门内却忽然的高大起来，门侧便是灶，水在锅里沸沸扬扬地滚，肉在瓢里咝咝啦啦地响，鲜红的火苗就从灶膛里窜出来炙着大师傅的脸，脸上的汗啪地掉

下来添旺着火，却都是一股味的腥，叫人陡地又记起了用牛粪洗碗的那个传闻，一双滴溜溜的眼睛便在灶里灶外桌上桌下的扫描了，就见碗是粗瓷海碗，桌是黑油腻腻的木桌。绿林好汉那样，拽一条长凳坐定了，便有一碗碗牛肉拉面端上来，竟热气腾腾的香，香得直窜鼻。但终是记得了那个传闻，就孤狐疑疑地不敢举箸。但男人毕竟是男人，壮一壮胆，就呼噜呼噜地吃，而女人也毕竟是女人，就多了几分狡黠和机智，北京女伴便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将那漂亮的小嘴马上吸吸溜溜地吃起来，演出了一群当代文明人在高原小店就餐的小喜剧。也许，下一批旅游者也许会惊奇地问，“是真的还是传闻呢？”

对句拜师

王祥玉

某郎中自恃清高，一向瞧不起邻舍的某裁缝。有一天他见裁缝正在伏案剪裁一节天青缎料，便借题发挥，即兴出句：“一匹天青缎”，裁缝立即对道：“六味地黄丸”。郎中见裁缝出口不凡，对答十分工雅，又切合自己的行医身份，非常高兴。马上邀请去他家后花园竹林里纳凉谈心。郎中指住佛手树问：“哎，伸手要甚？”裁缝望着花椒枝喊：“喂，睁眼看谁？”

郎中一听暗暗咋舌，便以眼前的竹为题吟道：“竹不如花清且雅”，裁缝胸有成竹，也以身边的兰草气味信口答曰：“兰虽是草秀而香”。

郎中一边喝茶一边道：“避暑最宜深竹院”裁缝笑答：“伤寒尤妙小柴胡”。郎中一笑，忙说：“未料想，棋逢对手赵匡胤”；裁缝点头而语：“果然是，琴遇知音钟子期”。至此，郎中对裁缝佩服至极，于是，当面拜裁缝为师。

在重建的武昌黄鹤楼前，矗立着一尊铜鹤，全是用青铜铸作而成。相传古代大禹治水，玉帝为了拯救百姓，派他二弟，变成两座大山镇守长江，呈镇江之势，果然水患逐渐平息。王翠升摄影撰文

